



文武仁义之帝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李元秀
主编

曹学亮
编著

编著

赵王胤

中国历史上最会攻心的帝王

第一位军人出身的封建帝王

以千里送京娘，赢得天下人的尊重

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

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或者缠绵悱恻，或者放荡不羁，

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

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

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

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卷之三

趙王膚



中國歷史上最毒最心狠的昏王
第一位罵人想毒的財神齊王
口無遮攔，舌無天下人能敵也。



李元秀 主编 曹学亮 编著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文武仁义之帝

赵匡胤



中国历史上最会攻心的帝王

第一位军人出身的封建帝王

以千里送京娘，赢得天下人的尊重

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

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或者缠绵悱恻，或者雄荡不羁，

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

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

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

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武仁义之帝——赵匡胤/曹学亮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7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李元秀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104 - 7

I . 文… II . ①曹… ②李… III . 赵匡胤(927 - 976) - 传记
IV . K827 = 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769 号

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

作 者 李元秀
责任编辑 张惠钧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0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104 - 7 / 1 · 2149
定 价 596.00 元(全 20 册)

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章 乱世出英雄	1
第二章 驮峰山义结十兄弟	42
第三章 陈桥皇袍加身	65
第四章 建霸业南征北战	87
第五章 揽集权杯酒释兵权	130
第六章 励精图治除弊改革	169
第七章 擅权谋且知人善用	210
第八章 内外有度 宽厚节俭	254
第九章 奠定中原霸业	302

第一章 乱世出英雄

公元927年3月21日，时令已经是仲春，乍暖还寒，阵阵北风吹来，仍然令人感觉寒意未消。

这本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但对于洛阳夹马营赵氏府邸来讲，这一天却不同寻常。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便是在这座不太起眼的府第中发生的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会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时，整个府第，笼罩在一片紧张不安、兴奋期待的气氛中。家仆们轻手轻脚忙碌有序地进出着，而客厅中的家主赵弘殷，耳听内室里夫人因为临产的阵痛而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声，不禁揪心如焚，坐立不安。

说起赵家，虽非门第显赫，却也是“累代仕宦”，几世做官。赵弘殷的曾祖父赵眺，曾经历任过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令；祖父赵珽，曾经官至御史中丞；父亲赵敬，也曾做过营、薊、涿三州刺史。至于赵弘殷本人，年幼时便骁勇过人，精于骑射，长大后投奔到赵王王熔麾下，正赶上梁、晋两国交兵。双方你死我活，大打出手，赵弘殷奉命率领500精骑驰援晋王。在交锋中赵弘殷左冲右突，跃马横戈，大大地表现了一番，因此晋王对其十分赏识和喜爱，被晋王留下当了一名禁兵小头目。后来晋王夺取后梁政权当上了皇帝，赵弘殷攀龙附凤，也就便随之高升，年纪轻轻，就官任飞捷指挥使。可谓是春风得意，四马扬蹄。

乱世出英雄。五代以来连年兵荒马乱、争战不休的乱世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宋太祖赵匡胤依靠精湛的技艺，演绎出了一场精彩生动的传奇故事，不仅征服了观众，而且征服了整个天下。

赵匡胤出生于烽烟四起、群雄割据的五代乱世，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伴随着硝烟和战火，以及黎民百姓流亡失所的无助泪水而度过。各路割据势力凭借手中的甲兵利刃，在中原相互厮杀。一时之间，神州大地“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躏于明时”，皇帝轮流做，你方唱罢我登场。五十年间，仅在中原一带，就有5朝8姓14个君主；而在山西和南方，也先后存在过10个割据政权。可谓是山河破碎、政权丛立。



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并非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皇帝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平时点点滴滴的不断积累。所以说，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汉高祖刘邦是以仁义之名立业的。他本是一个市井流氓，起事之前仅仅是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小的亭长。后来，他迫于无奈，才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当了一个小头目。刘邦本身才学疏浅，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他的武功，也只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带兵打仗，对他来说更是外行。但有一点，却是他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那就是他的仁义之名远播四方。正因为这点，一大批有才有能的谋士猛将投奔到他的麾下，供其驱遣。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刘邦手中的权力才逐渐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最后成就了汉家霸业。

与刘邦相同的是，赵匡胤也具有同样的仁义胸怀；与刘邦不同的是，赵匡胤是自己凭借战功而逐步获得权力的。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道小康。其父赵弘殷中年得子，十分希望儿子能够匡扶乱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故给儿子取名为“匡胤”。为培养儿子成材，赵弘殷聘请了一位绝学宿儒，教授四书五经及文章，又亲自传授儿子武艺，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够文武全才。所以赵匡胤从小就衣食无忧、习文练武。在父亲的教导和熏陶下，少年赵匡胤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底子，并从书本上学到了行军打仗的兵法，为以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年少的赵匡胤就表现出超凡的领导能力，是伙伴们心目中的领袖。他善良、勇敢而有智谋，在玩打仗的游戏时，总是充当指挥者的角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小伙伴们也都听从赵匡胤的指挥，排列成整齐的队形，秩序井然地回到家中。赵匡胤则在队列的后面，看着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

年龄稍大，赵匡胤便在练习武艺方面得到了伙伴们的认可和尊敬。有一次，他在练习骑术时，挑选了一匹没有缰绳和马鞍的烈马，当时，他家中最好的骑师都没有驯服这匹烈马。年少气盛的赵匡胤，下定决心要把这匹烈马制服。当他跃上马背后，烈马顽性大发，四蹄狂蹬，仰天长啸一声，向城门外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到城门口的门楣之下，跌于马下。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认为他必死无疑。然而，赵匡胤揉了揉额头，一跃而起，迅速追上这匹烈马，纵身骑上马背，死死抓住马鬃不放。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缠，烈马终于停下了疲惫的脚步，老老实实地受主人摆布。这一次驯马后，赵匡胤便成了开封百姓心目中的少年英雄。

成年以后，赵匡胤看到各地战乱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认识到正是好男儿从军报国、建业立功的好时机。赵匡胤从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便想出去闯荡一番，希望能在乱世中建立一番功业，光宗耀祖。

开始的两三年，独自在外漂泊的赵匡胤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他的足迹所至，西北到达陕甘二省，南面到达湖北。他四处寻找成功的机会，却一无所得。在流浪期间，有一段时间赵匡胤盘缠用光，为赚些钱，他与一帮市井无赖赌博，期望能有所收获，以解燃眉之急。依靠高明的赌技和绝好的运气，赵匡胤很快就赢了不少钱。正当他满心欢喜，准备罢手离开时，却遭到了这些无赖的围攻。虽然赵匡胤有一身武艺，但无奈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对方是一帮天天打架斗殴的无赖地痞。在经过奋起反抗之后，赵匡胤终于被狂殴一顿，鼻青脸肿，赢来的钱也被无赖们一抢而空。在这次打架事件中，赵匡胤作为一个外乡人，而且势单力孤，仍然毫不畏惧，以一人之力敌十余人，其勇气确实非同一般。但是，他也深深感受到了作为弱者的无奈和无助，于是下定决心，要创出一番功业来。

有得必有失，有苦必有甜。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挫折对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说，并非仅仅是一种苦痛，更是迈向成功的宝贵财富。

三年的流浪生活虽然苦不堪言，但赵匡胤从中也获益匪浅。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赵匡胤在流浪过程中遍尝了人间甘苦。曾经被人欺负毒打，受过寄人篱下时的冷嘲热讽，因饥饿而偷过食物，因无钱住店而困卧树下。这段经历，是他一生中最感黑暗的部分，但也给他带来很多阅历和体验：走南闯北，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明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锻炼了个人的意志。所有这些经历，都为赵匡胤以后的统军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刻苦努力的人。”《封神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姜子牙学艺归乡后，一直过着平淡而清贫的日子。凭他的才学，出将入相绝对是轻而易举，但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年届七旬也无所作为。一天，姜子牙在渭水河边垂钓，半天未见有鱼上钩。等到姜子牙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时，一路的人看到姜子牙的渔钩竟然是真的，于是惊诧之余便向他讨教。姜子牙只说了一句“该来的总会来”。路人都以为姜子牙疯了，但他们哪里知道，姜子牙之意不在鱼，他在等待贤明的君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后来便有了周武王请贤出山、灭商而建周的真实故事。

对于武将来说，战争就是一种机遇。武艺和兵法是武将谋生的基本条件。正当赵匡胤苦闷彷徨之际，他抓住了一个小机遇，加入正在四处招兵买马的郭威军中，成为一名普通士兵。郭威是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51年建立周国，即历史上的后周。正是这个小机遇，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改变了。

选择从军是赵匡胤的人生追求之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乱世之中，只能通过军功才可以出人头地。从军的士兵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战功赫赫而迅速得到提

升和重用，出将入相；另一种是战死沙场。赵匡胤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便是战死沙场，他也要为了理想而放手一搏。于是，他从士兵做起，不断上进。

赵匡胤加入郭威的军队后，非常努力，很快便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为一名小军官。这次升迁，使赵匡胤信心大增，更加坚定了建功立业的信念和理想。

匡胤一路纵马西行，经过耀州、邠州，果然是朝廷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城门上并未挂有缉捕自己的公文告示，所以便放下心来，沿途打听柴荣、郑恩下落，把他们二人的容貌描写一番，向沿途旅舍饭店的店主询问。因为那柴荣面貌虽无什特征，可郑恩便不同了，无论从面貌和语言，都与一般人不同，如果由此经过，必定给人留下一点印象。岂知一路打听，却没人说见过这样的人。不知不觉，已走遍了关西大部分州县，直到秦州边境，仍不见一点蛛丝马迹，只好踅回凤翔府。他想，这凤翔是关西仅次于京兆的大府，大哥如果做生意，必定应该到此的，于是便催动坐骑，向凤翔府进发。

不二日，来到了凤翔府，果然不同于一般州县，只见城池广大，人烟辐辏，街道繁华，买卖兴隆。匡胤来到十字街口热闹处下马，拣了一处临街小吃店，拴马进店坐下，放下包袱，蟠龙棍倚在墙角，要了酒菜，一边吃一边与店小二闲聊，询问近来是否见过一个细白肉皮，仪表富态的商人和一个黑塔般的大个子，一口山西话的莽汉在城里往来过？店小二说，却没见过这样的人。忽然，只见街上行人纷纷闪避，一队扛刀执盾的士兵，列队走了过来，队伍足足排有二里多长，老大一会才走完。

匡胤问店小二道：“怎地这里有这么多兵？”

小二笑道：“客官大概是初次来俺府吧，所以不知。这凤翔府王大帅，早在一年前已扩大招兵，至今已招了三万余人，还没满额。现仍在招啦，这些兵都是去样场操练回来的，天天要往来好几批。”

匡胤听后，心中一动，想那苗训曾说过，王景崇迟早必反，我何不前去察看一下？想毕，问店小二道：“不知招兵站设在何处？”

“就在大帅衙门前。”店小二说：“看大爷威武，又带着这么一条金棍，想来武艺一定十分了得，如果去投军，大帅定会重用，将来说不定位至公侯啦。”匡胤笑了一笑，也不再说，要上饭来吃了，问明去节度使衙门的路径，径直提棍上马，迤逦而来。

转了几个弯，来到衙门前，只见一片好大广场足有十几亩，旗杆上帅旗招展，靠东抬了一座试台，上边由松柏枝扎成一个牌坊，模仿中间也有一根旗杆高耸，上边挂一面黄旗，中书斗大“招兵”二字。台上坐着几位武官，左右文案排列，台下卫兵成行，还列有兵器架子和马匹，看样子正有三二人在报名，在台下考试石担石锁弓箭骑术之类。匡胤正在骑马观望，那台上的一个武官，猛然抬

头巡视，看见匡胤，吃了一惊，又立起身来仔细一看，喊声不好，立即喝道：“快快捉拿朝廷奸细，不可放走此人！”说着跳下台来，抄起大刀，喝令：“周得标，速去通知四营团练，有朝廷奸细入城，立即出兵围捕。其余的跟我来”

说毕，翻身上马，率着士兵，蜂拥地向匡胤冲来。

那军官高叫道：“好大胆的赵匡胤。你还认得某家吗？想不到你竟敢来此探听军情。”

匡胤见他认识自己，却一时想不起是谁，也问道：“你是何人？”

那军官哈哈一笑，道：“某乃东京解保是也，还记得吗，这次谅你插翅也难逃了。”

赵匡胤这才想起来，此人原来也是开封府人，是东京新宋门一带的地头蛇，纠结了一批泼皮无赖，欺诈商民，无恶不作，曾与赵匡胤打过架，被赵匡胤痛打一顿，在汴京站不住脚了，便带了几个兄弟来闯关西，谋求发展，几年前投效王景崇部下，王景崇见他拳脚武艺不俗，留他主持招兵，这才与赵匡胤相遇。

解保高喊道：“嘟，这个狂徒乃是东京指挥使赵弘殷的狗崽子，千里迢迢来此做奸细，不能放他走了，能捉住此犯，赏黄金百两，不得让他逃跑！”

说罢挥动大砍刀，朝赵匡胤顶门砍来，赵匡胤不敢怠慢，挥动蟠龙棍急架，二人杀在一处。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兵丁，虽然武艺不高，一听说黄金百两，都拼命往上围。只见那长枪短棒，刀斧钩抓，乱打乱砍。只杀得天昏地暗。赵匡胤不怕排兵布阵。而对这种蚂蚁咬大虫的战法，有些不适应。尤其是在马上，上要护人，下要护马，前后左右，都要招架。战不到片刻，虽然有不少兵丁倒在他的蟠龙棍下，但是衙门已经闻讯，大批兵丁蜂拥而出，十余亩大的广场，到处刀枪密布，层层包围，把赵匡胤困在核心。匡胤暗想道：“不好，如此缠战下去，被困于数丈之内，纵然杀得他几百兵马，也难突出重围，一旦人马力乏，必将被擒获。不宜再恋战下去了。”

想毕，挥动蟠龙棍，朝着街心方面打去。那些兵丁见他来势凶猛，潮水般地闪开。这时，迎面来了一员骑马战将，挺枪向匡胤直冲过来，匡胤也不答话，拉开长枪，顺手一棍挥下，那将翻身落马，匡胤荡开阵角，早已冲上大街，径向南关奔驰，看看前面，只见一支兵马迎头而来，为首一将骑红鬃马，手持双锏拦去路，展开厮杀。赵匡胤看见南门已有准备，拨马回头直奔北门而去。

刚到北门前，只见一员战将，骑一匹青鬃马，手执开山斧，带着数百名小校等候，一见赵匡胤到来，一声号令一齐围杀上来。赵匡胤又杀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败。赵匡胤心想：还是以走为上，再迟四门封闭恐更难走脱。于是拨马又往东门跑去。一到东门，立足未稳，只听一声锣响，城头上箭如飞蝗射下。赵匡胤拨马直奔西门。尚未走到跟前，就看见城门处小校一字摆开，一将骑一匹黄色战马，

手执长矛，严阵以待。赵匡胤心想，四门均有守将堵截，不被生擒就得死拼，所以，把蟠龙棍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

“呔！贼将听了！快把城门打开，放爷爷出去，倒还罢了！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那将闻听也答话，微微一笑。说声：

“杀！”

众小校一涌而上，那将也手托长矛直刺过来。赵匡胤举棍相迎。二马盘旋，棍来矛往。战有三十个回合，那将渐渐不支。眼看赵匡胤就要取胜，忽听一声炮响，那将虚刺一矛，跳出圈外。城楼上乱箭齐发，好像骤雨倾盆而下。赵匡胤一看，拨马回头而逃。他边跑边想，这四门均已落锁，派有兵将把守，这该如何是好。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忽见路旁闪出一人，对匡胤低声喊道：

“赵公子，随我来！”

赵匡胤一看，原是一个青年军校，好似在哪里见过，可又一时想不起。那小校道：

“赵公子，不必疑虑，快跟我走！”

说罢，那小校转身向背街小巷走去。赵匡胤骑马紧随。只见他双腿迈开，如同落地旋风。马蹄踏踏，在小巷里几乎赶他不上，不多一时，来到了东北城角。这里有一座魁星阁，魁星阁后是一片滩地，因为地势较低，长年积水，所以，这里杂草丛生，人们很少到这里来。这一带城垣，在积水盐碱浸蚀下，大面积倾颓下来，尚无修整。赵匡胤下马和那小校一同走进阁内。那青年道：

“赵公子，还记得俺史魁否？”

赵匡胤听史魁自报姓名，才忽然想起在关内路上石桥镇的一段故事。

原来这史魁乃后唐名将史建瑭之孙，史建瑭父子在河北讨伐张文礼的战争中，先后阵亡。不久，改朝换代，史魁和寡母又因契丹扰乱，离开原籍雁门，逃亡关西，靠史魁打柴养母为生，前些时史母不幸病故，史魁因经济拮据，无力葬母，只好拿了祖上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柄宝剑，到集市上卖。恰好匡胤经过，却认得是一柄宝剑，问明来由，劝史魁不要卖剑，因而资助史魁埋葬了母亲。匡胤劝说史魁，既为将门之后，又有一身武艺，应当投军效力，作一番事业。

别后月余，却不料又在此相逢。当下匡胤道：“想起来了，原来是史兄，你已投入王景崇军中了吗？”

史魁道：“自与恩人别后，因距凤翔最近，所以来此投军，已有二十余日了，权充一名小校。不过后来发现，王景崇残暴不仁，非济世之才，近又企图发动叛乱，因而我准备离开，不料午前听说城内混入了奸细，要各厢兵马出动捉拿，我一打听，原来是赵公子，所以溜出营来，打算引公子出城。”

匡胤大喜道：“如此多谢仁兄了，只是四门紧闭，不知如何出城？”

史魁道：“不远那边有一处城墙颓塌，因地方冷僻，未曾修整，可以翻越。”

于是，史魁在前，匡胤牵马在后，绕过魁星阁，过了滩地，已到颓城近处，果见有一处倒塌下来的土坡。二人急忙顺坡登城，向北又走一段，这里城外却有一处丘陵，城垣便显得较低，匡胤在马臀上猛击一掌，那马一跃而下。匡胤和史魁这才跳下城来。这时，解保已领兵丁追赶到城墙之上。

史魁道：“公子快上马奔走。”

匡胤道：“你我同骑一马也可！”

史魁道：“不必，此处树木丛杂，我路径极熟，他们追不上的，请公子放心，小的此去，也要另投奔别处了。”

这时，城上已乱箭齐发，北门也已经打开，追兵蜂拥而出，向这边包抄。

史魁道：“公子不可犹豫，快走！”

赵匡胤见事态紧急，只得飞身上马，道一声：“后会有期！”

两腿一夹，那赤兔胭脂马长嘶一声，脚下荡起一阵烟尘，闪电般地向东北疾驰而去。

史魁也闪身钻入树林，左转右转，不一会也不见了踪影。

赵匡胤逃出了凤翔府，怕有追兵，一路催马飞奔，跑了五六十里，山高林密，才停下马来，坐于松林下休息。肚里寻思道：“关西诸州，大部分已找遍了，不见大哥三弟的踪迹，只有乾州以南的终南山、太白山一带尚未去过，何不到那里找找？”

想毕，便又上马，径往南而行。次日，渡过渭河，已进入太白山区。

这天，他来到太白山中的一个小镇，因为这里既是山口，又是西去凤翔南往汉中的岔路口，所以来往客人不少，因而村镇虽不大，却颇为热闹。赵匡胤催马进镇，在一家酒馆前下马，提行李棍棒走进店来，在临街窗前一张方桌旁坐下。还未开口，便有一股五香肉味扑鼻而来，于是喊道：“酒保，快拿酒来！大爷用过酒饭还要赶路。”

酒店小二急忙跑到桌前道：“大爷，现在只有凉菜、冷酒，不知你老能不能迁就？”

赵匡胤闻听大怒，将桌子一拍，道：“怎么？炉上有酒，锅内有肉，热气腾腾，为何只卖那凉酒冷菜？难道那暖酒热菜不是人用么？”

小二道：“大爷，叫你说对了，那热酒热菜是敬神用的。今天轮该我店敬神。这一锅肉还不够神吃，那里敢卖？”

赵匡胤道：“什么神竟有这大饭量？”

小二道：“我们敬的是‘护庄神’。这位活神仙爷饭量可大，每顿能喝一罐

烧酒，这一锅猪头肉还说不定够不够他吃呢！”

赵匡胤越听越糊涂，怎么会有这真吃真喝的神呢？说不定又是一个什么山大王，在此作恶欺压百姓，或者是什么装神弄鬼的歹徒，在此招摇，愚弄乡民。于是问道：

“什么是‘护庄神’？这‘护庄神’是从何而来？”

小二道：“大爷不知。我们这村，叫做孟家庄。原来可没有这么热闹，因为山里出了妖怪，祸害得全村不得安宁。”

赵匡胤道：“出了什么妖怪？”

小二道：“据说是驴头、马尾、银爪牙，混身棕色长毛，最初到村里吃猪羊，以后连人带牲畜他都吃，尤其是爱吃人的心肝，凡被那妖怪咬死的人，都是肚子撕开，心肝掏空。后来听人说：要想让妖怪不再祸害全村，在八月十五那天夜里，往山神庙里送上一对童男童女，年龄在五岁以下。供献祷告，可保一年不再祸害。大家信以为真，可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先送去。最后没法解决，想出抓阄送儿的办法。”

赵匡胤道：“怎么个抓法呢？”

小二道：“全村共有五岁以下男孩六个，女孩七个。由他的父亲抓阄。比如：男孩有六个纸团，其中五张白纸，只有一张纸上写着四个小字‘献子敬神’。谁抓住这一张，就送谁家的儿子。女孩的抓法也一样。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在村里先焚香祷告，然后抓阄。你猜谁抓住了？”

赵匡胤道：“那一个抓得了？”

小二道：“就是我们店东家抓住了。他婆娘哭得死去活来，死死抱住儿子不放。”说着他随手一指窗外街上玩耍的一个孩子。“那不，就是那个孩子。当时大家都很难过。可这是全村大家商定的，谁也没办法。正在这时，村头来了一位客官，上前问清了情况，说只要让他酒足饭饱，他便能降妖捉怪。开始人们不信。后来，还是我们东家舍不得儿子，说是让这位客官试一试。于是，就在我们店里，先让这位客官爷吃饱、喝够。我的天，你猜这位大爷吃了多少？陈年老窖喝了一罐半，猪头肉吃了一整锅，掂起一把杀猪刀到山神庙去了。全村人当天夜里封门闭户，谁也没敢出来。可是，这天夜里倒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全村人起来以后，还不见那位客官回来。”

赵匡胤问道：“山神庙在何处？”

小二用手一指：“那不，就在半山腰里。村里人都说那客官可能已经喂了妖怪了。客官的个头大，妖怪吃得饱，所以昨夜村里十分安静。村里几个大胆一点的，想去山神庙里看个究竟，手拉手走到庙门前。见庙门还关着，隔窗向内一望，哎呀！满地血迹，那客官躺在供台上一动不动！”

赵匡胤道：“啊！那客官死了？”

小二道：“别急，你听我说。大家一见血，大叫一声，转身想跑，谁知供台上睡觉的客官翻身起来了，高喊，‘别跑，别跑！等等我。’”

赵匡胤道：“他没有死？”

小二道：“这位客官爷，连一点伤都没有。他说：夜里那驴鞑子的果然来了。头比斗大，身比驴长，见他就扑，张开血盆大口就咬。那位客官爷，就是用那把杀猪刀，三下五除二，一会就在那妖怪身上截了十几个窟窿。那妖怪虽然跑了，据说也活不成，流血太多。反正从那天起，再也没有来过。所以，这位客官爷让俺村给留下了，说啥也不叫他走，全村轮流供养。他如今就是我们村的护庄神。”

赵匡胤道：“这位护庄神什么模样？”

小二道：“又高又大，像座黑塔。”

赵匡胤道：“如今他住在何处？”

小二道：“就在那山神庙里。每天这酒饭都是要送到庙里吃的。”

赵匡胤一听，霍的站起身来，急步走出店门，飞身上马，直奔半山腰的山神庙而去。到了庙前他翻身下马，心中暗想，听小二所讲，很可能是三弟郑恩。究竟是与不是，定要看个仔细。即便不是三弟，也是一位应该结识的好汉。边想边走，已到门前。隔着花棂往内一瞧，只见一个大汉，仰面朝天躺在供桌上，嘴里不住在梦呓般的嚷嚷着：

“二哥二哥在哪里，三弟心里好想你。……”

赵匡胤一看，果然是三弟在此，心中大喜。双手用力推开庙门，大声叫道：“三弟，愚兄来了！”

郑恩闻声一骨碌爬了起来，定睛一看，果然是赵匡胤走进庙来，纵身跳下供台，叫道：

“二哥！你可想煞乐子了！”

说罢，上前一把抱住，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赵匡胤心里也一阵酸楚，说道：

“三弟！哥哥也十分想你。今日一见，也就放心了。但不知大哥现在何处？”

郑恩一听赵匡胤问起柴荣，心中火气霎时就上来了，把眼一瞪说道：

“大哥好小气也！他有病吃不下饭，可也不要别人吃。我因为在街上多吃了些酒肉，他就狠毒的责骂我，我气愤不过，就找二哥你来了！”

赵匡胤闻听大惊道：“什么？大哥有病，你怎能走开，将他扔下不管！”

郑恩道：“不是我要走，是他叫我滚的！”

赵匡胤道：“他叫你滚，你就滚？大哥有病身边无人照应，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说你……”

郑恩道：“二哥，那我再回去找大哥去！”

赵匡胤道：“究竟大哥病在什么地方，什么病？你离开他多久了？”

郑恩道：“那地方叫个什么镇来，乐子也说不清，只知道周围都是山，也就是咱们在华州分手后不几天的事。当时也请医生看过，说叫什么伤寒，后来大哥把我撵走，我一赌气，往西去找二哥，也没找着，遇到这里出了妖怪，我替他们把妖怪杀了，他们请我吃喝，乐子便住在这里了，算来也有二三个月吧。”

匡胤听了，更为焦急，喝道：“无知的蠢材，大哥有这么凶的病，你不在身边侍候，却跑到这里吃喝几个月，如果大哥有什么意外，你赔得起吗，现在赶快去找大哥要紧。”

郑恩见匡胤发急，也急起来了，扑通跪在地上说：“乐子知错了，这就走的大哥陪罪去。”

匡胤拉他起来，说：“事不宜迟，这就随我动身吧！”

他二人正在说话，店家已经把酒肉饭食，都送上了。一见他二人如此亲热，店家道：“原来你们认识！”

郑恩道：“这是我家二哥。”

店家道：“我就更好了，我们有一位护庄神就清静多了。如果有两位护庄神，那妖怪就更不敢来了！”

匡胤道：“据适才小二所言，恐怕不是什么妖怪，而是一种名叫猰貐的凶兽。不过已被三弟刺死，以后决不会再来了。”

说着，全村男女闻讯赶来，要看看护庄神的二哥是什么模样。最后，村中长者请他们一同回村，重新摆酒，为护庄神的二哥洗尘。这天全村像过节一样，大家一直畅饮到深夜，众人才散去。赵匡胤和郑恩在店中同室安睡。

第二天赵匡胤和郑恩向众人辞行。村中老幼一齐跪在当路，拦道挽留。赵匡胤又反复解释，说是大哥病重，困在旅店，必须立即赶往，才算说服了村民。可是村中人又凑了不少钱，作为程仪，硬要匡胤和郑恩收下。匡胤坚决不收，村民执意要送，争执不下。匡胤怕纠缠下去耽误行程，才让郑恩略取了一些。村中老幼又送至十里外方别。

郑恩见到二哥，情绪高涨，替匡胤背了蟠龙棍，大步流星跟在马后。匡胤让他尽力回忆柴荣养病之处，可怜那郑恩如何还能记得起来？只好边走边打听。一连十余日，全无丝毫线索。这一天走到一处地方，不大不小，是个中等村镇，人烟不少，街道十分热闹，各色店铺应有尽有。兄弟二人找了一处客店，把马交给当槽的添加草料。由小二带领拣一间洁净的客房，安顿好行李，不多一时送来酒饭。匡胤问小二此镇何名。

小二道：“客官不知，我们这镇名叫平阳镇。镇子不大，名气可不小。因为

这里四通八达，南来北去，东来西往，都从这里打尖围弯，所以过往人多，非常热闹。客官有兴，不妨多住一日，在这里玩玩看看。”

赵匡胤听了，觉得也对。这里是通衢大道。说不准大哥也有可能从此经过。明天在此稍事逗留，打听一番再走不迟。和郑恩商定，一齐用饭。天色不早，便各自安寝。

第二天，用过早饭，赵匡胤欲和郑恩一同出店到处走走，顺便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

郑恩道：“二哥，把马带上吗！”

赵匡胤道：“如今又不上路，带马做甚？”

郑恩道：“到镇口顺便放放青，让咱乐子也学学骑马。要不然，将来跟着大哥二哥去打仗，你们骑马，老让我在地下跑哇？”

赵匡胤道：“那就牵上吧！”

于是郑恩就到槽上把马牵出，锁上房门，一齐走出店门。弟兄二人走到街上，只见店铺相连，生意兴隆，车马行人，川流不息。来到十字街口，更有一起要猴戏的，围了许多人，把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他们二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东推西攘了一阵之后，赵匡胤忽然发现郑恩不见了。四处寻视，不见踪迹。喊叫几声。这里人声喧沸，哪能听得远。他想，三弟看不见我，也许会牵马回店的。于是挤出人群转身回店去了。

郑恩挤了一阵，发现二哥没了。先是在人群里瞅了半晌，不见人影。又想，二哥不爱看这些杂耍，可能往前走了，于是牵马急忙追赶。谁知一直走到镇口，连二哥的影子也没看到。村头上青草茸茸，一片葱绿。他想，跟二哥讲过要给马放青的，就在这里等他。于是将马牵到草地上溜哒起来。等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赵匡胤来。郑恩着急了，口中唠唠叨叨说：“二哥啊，说好教乐子骑马，咋不来了，得回去找他。不过你这家伙白吃一顿麦苗可不行，你得把我驮回去。”说罢就往马背上一窜。想一下子骑上去。谁知那马被他这突然的一下，吓得跳了起来，本来这个挑油篓的黑大个子，从来就没有骑过马，他这么一蹿，马那么一跳，一下把他扔了一丈多远，趴在地上。还没等他站起身来，那马已经像箭似的，顺着大路向前跑去。郑恩爬起身来，大声喊道：

“你给我站住！”

可是那马那里肯听，一直向前面的一片树林跑去。郑恩在后面边追边喊，追到树林边再看，连马的影子也不见了。于是他不论东西南北，钻进林子到处寻找起来。从早晨一直找到太阳正南，还是没见踪影。就在这时，忽然看见前边不远，有一片空地。隐隐约约像是住有人家，所以紧走一阵，来到跟前，果然看见是一处庄院。门前还有两个庄丁把守。郑恩一想，不妨上前打听打听，看他们是



否见到那马了。谁知他还没有走近门口，那庄丁便大声喝道：

“站住！你要找谁？”

“我找马。”郑恩答道。

“找妈回家去！”

“我的马丢了！”郑恩没听清楚。

“你妈丢了，回家问你爹去！”

这时郑恩才听出来，他是在骂自己。心中大怒。把眼一瞪，大声骂道：

“驴毬入的，我是你爹。我来找你妈，你把你妈藏到哪儿去了？”

那庄丁大怒骂道：“野小子！你是找死呀！”

郑恩道：“你不想死，就快将你妈交出来！”

两个庄丁都狐假虎威惯了，谁敢这样和他们对骂？一见郑恩如此放肆，便恶狗似的一齐扑了下来。郑恩立即挥拳相迎。这俩小厮哪是郑恩的对手，只三五回合，便被郑恩打翻在地。连爬带滚跑进门里报信去了。郑恩正要追进去寻马。门内的壮丁，“哐嗵”一声将大门关上。郑恩对着那大门，用力打了几拳，喊叫几声，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

正在这时，只听见一声马嘶，从西边跑来一匹马来，郑恩定睛一看，嗬！原来就是二哥的那匹枣红马，在树林里自己溜了半天，如今又跑回来了。他急忙上前一把拉住，对那马厉声喝道：

“你这个驴毬入的，到哪儿逛了半天，害得俺到处找你，连饭还没吃得！走，快回去！”

郑恩正要拉马走去。忽听那大门“喳——”的一声大开，两队团丁，个个手握钢刀，双龙出水式，顺序跑了出来，把郑恩团团包围在中间。最后出来一人。只见他头戴一字青扎巾，身穿杏黄箭衣，腰系八宝战带，足蹬薄底快靴，两道剑眉，一双铜铃大眼。不说话面带三分杀气；一开口笑里七分藏奸。你道他是何人？他就是在大名府行院之内，被赵匡胤痛打一顿，赶出大名的武教头韩通。韩通从大名出来，也是四处闯荡。今年初来到这平阳地方，凭自己一身武艺在这里又当上了教头，培养了一批打手。可是郑恩并不认识他，一见他们把自己围起来，嘻嘻一笑，说道：

“马俺已经找到了！没你们的事，都回去吧！俺也回去吃饭啦！”说罢牵马欲走。

韩通把眼一瞪，喝道：

“站住！何方黑小子，敢在爷爷门前放肆？”

郑恩道：“你是谁？敢拦爷爷的去路！”

韩通道：“你家老爷姓韩名通，你小子竟敢在韩爷门前撒野。小子们！将他